曲洧舊聞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、談論趨向，除議樂一事不同外，其餘靡所不同。元祐初，溫公起為相，忠文獨高臥許下，凡累詔，皆力辭不起。其最後表云：六十三而求去，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，誰云中理？朝廷從之。當是時，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，而人至今以為美談也。

范祖封，忠文公之孫也。嘗夢忠文言，我墓前石人、石羊、石虎長短、大小皆逾制，如我官未應得也，汝可亟易之。祖封既久，遂忘其夢，而墳寺僧忽報：一夕，大雷，石人一折其手，一斷其身為二。乃始驚懼，遍與親舊言其事，或曰：「忠文死猶守禮不逾，況生前乎。」

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，各攜茶以行。溫公以紙為貼，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。溫公見之，驚曰：「景仁乃有茶器也。」蜀公聞其言，留合與寺僧而去。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，極世間之工巧，而心猶未厭。晁以道嘗以此語客，客曰：「使溫公見今日茶器，不知云如何也？」

蜀公居許下，於所居造大堂，以長嘯名之。前有荼蘼架，高廣可容數十客，每春季花繁盛時，燕客於其下。約曰：有花飛墮酒中者，為全醒。一大曰：「或語笑喧嘩之際，微

風過之，則滿座無遺者，當時號為飛英會，傳之四遠，無不以為美談也。」

按狀元之目，始自辟召，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，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，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，非也。元祐間，潞公在朝，因馬涓來謝，嘗言其事，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。

鄭毅夫廷試日，曾明仲為巡察官，方往來之際，見毅夫筆不停綴，而試卷展其前，不畏人竊窺，意甚自得。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：「大禮必簡，圓丘自然。」因低語：「乙起著，乙起著。」毅夫驚顧，知是明仲，乃徐讀其賦，便悟明仲之意。乙起大禮、圓丘二字，自覺破題便有精神。至唱名，果以此擅場。予屢見前輩說此事，所說皆同。

科舉自罷詩賦以後，士趨時好，專以三經義為捷徑，非徒不觀史，而於所習經外，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。故於古今人物，及時世之治亂興衰之跡，亦漫不省。元祐初，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：「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，其程文中或有云：古有董仲舒，不知何代人。當時傳者莫不以為笑。」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：「堯舜是一事，是兩事？」絕相類，亦可怪也。

李方叔言，范蜀公將薨數日，須眉皆變蒼黑，眉目鬱然如畫也。東坡云，平生虛心養氣，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，故發於外如是耳。然范氏四乳，故與人異，忠文立德如此，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。

查道善鑒人物，知許昌日，張文懿罷射洪令，歸報過之，一見，大悅，以書薦於楊大年。大年令諸子列拜之，文懿辭不敢當，大年曰：「不十年，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，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。」其後果如其言。

張文懿生百日不啼，身長七尺二寸，人皆異之。初為射洪令，有道士崔知微者，謁公曰：「吾嘗得相法於異人，公正鶴形，不十年相天下，壽考絕人甚遠。」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，僧善慧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庭宇，相公且來矣。詰朝誦經以待，即文懿公也。慧語此，文懿謝之，云：「安有此事。」

張文懿雖為小官，而憂民出於至誠。在射洪，禱雨於白崖山陸使君之廟，與神約曰：「神有靈，即賜甘澤。不然，咎在令，當曝死。」乃立於烈日中，意貌端慤。俄頃，有雲起西北，霺靆四合，雨大沾足。父老咨異，因為立生祠焉。

洪州順濟侯廟，俗號小龍。熙寧九年，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。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，希言至廟齋宿。是夜，龍降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，蟠屈行禮之際，微舉其首。祭畢，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，盤旋往來，徐入帳中，其長短大小，變易不一。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，乃詔封順濟王。

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，希夷奇其風骨，謂可以學仙，引之同訪白閣道者。希夷問道者：「如何？」道者掉頭曰：「南庵也，位極人臣耳。」文惠不曉南庵之語，後作轉運使，過終南山，遇路人相告曰：「我從南庵來。」乃遣左右往問南庵所在，因往遊焉。行不數里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，既至庵，即默識其宴坐、寢息故處。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，即文惠垂弧之旦，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。文惠自有詩八韻紀其事，予恨未見也。

歐公下士，近世無比。作河北轉運使，過滑州，訪劉義叟於陋巷中。義叟時為布衣，未有知者。公任翰林學士，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，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，必問其所居，書填門狀，先往見之，果如所言，則便以延譽，未嘗以位貌驕人也。

《醉翁亭記》初成，天下莫不傳誦，家至戶到，當時為之紙貴。宋子京得其本，讀之數過，曰：「只目為《醉翁亭賦》，有何不可？」

歐陽在潁上，日取《新唐書·列傳》，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。至《藩鎮傳》敘，嗟賞曰：「若皆如此傳，其筆力亦不可及也。」

程琳字天球，張文節獨知之。為三司使日，議者患民稅多名目，恐吏為奸，欲除其名而合為一。琳曰：「合為一而沒其名，一時之便，後有興利之臣，必復增之，是重困民也。」議者雖莫能奪，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為利也。至蔡京行方田之法，則盡並之，乃始思其言而諮嗟焉〈（大麥、纊絹、綢鞋錢、食鹽、鐵）〉。

「曳鈴其空，上念無君子者；解組不顧，公其謂蒼生何？」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秘書監啟事。大年題於所攜扇，曰：「此文中虎也。」予嘗得其全篇觀之，他不稱是。然學博而辭多，用事至千餘言不困，亦今人少見者。大率此體前輩多有之，歐公謝解時亦尚如此未變也。此風雖未變，近世文士亦不能為之。

范氏自文正貴，以清苦儉約著於世，子孫皆守其家法也。忠宣正拜後，嘗留晁美叔同匕

箸，美叔退謂人曰：「丞相變家風矣。」問之，對曰：「鹽豉棋子，而上有肉兩簇，豈非變家風乎？」人莫不大笑。

范正平子夷，忠宣公子也。勤苦學問，操履甚於貧儒。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，去城二十里。忠宣當國時，以敗扇障日，徒步往來，人往往不知為忠宣公之子。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公家，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。

曾肇子開修史，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。元祐間，申公當國，或以為言，公不答，待子開如初。客以密間公者，公曰：「肇所職，萬世之公也。人所言，吾家之私也。使肇所書非耶，天下自有公議。所書是耶，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。」晁以道嘗為予說其事，歎曰：「申公度量如此，真宰相也。」

呂微仲居相位日，晁美叔為都司。一日，臺疏論稽違事，語侵宰執。微仲曰：「臺省稽違，既有白簡論列，則都司亦宜疚心。」美叔曰：「白簡之意，專在宰執。」微仲曰：「論而當，當施行之。論而不當，自有公議。不宜以語言見侵，便懷私忿，況身在華要，宜務寬大，君等無惑乎？未作貴人也，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。」眾皆慚而退。

予在太學，同舍有誦《曾南豐集》者，或云：「子何獨喜此？」答云：「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。」時一生家世能古文，聞其言，大笑曰：「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，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？子殊未曉其意，久之而疑焉。」後二十年，閑居洧上，所與吾遊者，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，頗皆好古文。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、秦少遊、王介甫文章，座客曰：「魯直不知前輩，亦未深許介甫也。」予嘗見歐公一帖，乃答人論介甫文者，言此人而能文，角而翼者也。晁之道曰：「吾亦曾見此帖，今在孫元忠家。其子秘藏，非氣類者，不出以示之。」元忠名樸，少為樂全客，元祐間為秘書少監。以帖中語考之，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。

周茂叔居濂溪，前輩名士多賦《濂溪詩》。茂叔能知人，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，茂叔愛其端爽，謂人曰：「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為世所宗。」其後，果如其言。崇寧以來，非王氏經術皆禁止，而士人罕言其學者，號伊川學，往往自相傳道。舉子之得第者，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，建安尤盛。伊川一日對群弟子，取《毛詩》讀一二篇，掩卷曰：「詩人托興立言，引物連類，其義理炳然如此，其文章渾然如此，諸君尚何疑耶？若勞苦旁求，謂我所自得，以眩惑後生輩，吾不忍也。非獨詩為然，凡聖人書熟讀之，其義自見，藏之於心，終身可行，患在信之不篤耳。」

謝良佐字顯道，韓師樸在相位，聞其賢，欲招之而不敢。乃遣其子治以大狀，先往見之，因具道所以願見之意。士大夫莫不驚怪，或曰：「嘉祐治平以前，宰執稍禮下賢士者，類皆如此，自是近人不慣見也。」

晁之道，名詠之，資敏強記，覽《漢書》五行俱下，對黃卷答客，笑語終日，若不經意。及掩卷，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，如與之同時者。東坡作溫公神道碑，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，於昭德第坐未定，自言：「吾今日了此文，副本人未見也。」啜茶罷，東坡琅然舉其文一遍，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，無咎略審其字，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。東坡去，無咎方欲舉示族人，而之道已高聲誦，無一字遺者。無咎初似不樂，久之曰：「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。」

晁之道讀《舊唐書》，謂子曰：「杜甫論房琯，肅宗大怒，當時人莫不為甫危之，而崔圓等皆營救，時顏魯公為御史中丞，曾無一言。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，而老杜賦《八哀》，獨不及之，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？將詩人不無所憾，初未可知也，吾更考之耳。」

頃年，近畿江梅甚盛，而許洛尤多，有江梅、椒萼梅、綠萼梅、千葉黃香梅，凡四種。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，為予致椒萼、綠萼兩種，各四根。予植之後圃，作亭遂以「綠萼」名之，書曰：「他日訪公於溱洧之間，杖屨到門，更不通名。岸巾亭上梅，乃吾紹介也。」景文，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，風采環潤，字畫遒媚，亦好作詩，嘗為都廂，人頗才之。

中嶽頂上，松幹如插筆，其間數株，上巨下細，枝柯似枯槎，皮或剝落。有半榮者，僧指云：「此是嶽神為圭禪師夜移，天將曉，其鬼兵懼，遽倒植之而去。」其言雖難信，而其樹亦可怪也。

鄭、許田野間，二三月有一種花，蔓生，其香清遠，馬上聞之，頗似水樨花，色白，土人呼為鷺鷥花。取其形似也，亦謂五里香。

密縣有一種冬桃，夏花秋實，八九月間，桃自開，其核墮地而復合，肉生滿其中，至冬而熟，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，亦異也。

語兒梨初號斤梨，其大者重至一斤，不知「語兒」何義。鄭州郭儇蒙陵旁產此甚多，其

父老云：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，一日食此梨，輒謂人曰：「大好。」眾驚異，以是得名。洛中士大夫陳振著《小說》云，語兒當為御兒，蓋地名梨所從出也。按御兒，非產梨之地，不知陳何所據也。

果中易生者，莫如桃。而結實遲者，莫如橘。諺云：頭有二毛好種桃，立不逾膝好種橘。蓋言桃可待，橘不可待。

洛下稻田亦多，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尚稻，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粳，其實一也。

溱洧之源出馬嶺，今在河南府永安界，號玉仙山。曆城東南為溱洧，其水清，有魚數種，土人不善施網罟，冬積柴水中，為槑〈（音滲）〉以取之。以搗澤蓼，雜煮大麥，撒深潭中，魚食之輒死，浮水上，可俯掇。久之，復活，謂之醉魚云。

麥秋種夏熟，備四時之氣。蕎麥葉青、花白、莖赤、子黑、根黃，亦具五方之色。然方結實時，最畏霜，此時得雨，則於結實尤宜，且不成霜，農家呼為「解霜雨」。穊，西北人呼為糜子，有兩種，早熟者與麥相先後，五月間熟者，鄭人號為「麥爭場」。

草烏頭，近畿如嵩少具。茨，諸山亦多有之，花開九月，色青，可玩，人多移植園圃，號「鴛鴦菊」，蓋取其近似耳。

木香有二種，俗說檀心者為酴醾，不知何所據也。京師初無此花，始禁中有數架花，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，號「禁花」，今則盛矣。

銀杏出宣歙，京師始唯北李園地中有之，見於歐、梅唱和詩。今則畿甸處處皆種，予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，寺在超化南亂山中，佛殿前有數樹，樹大出屋而不結實。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，木自南而北者，多苦寒，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，取麥糠厚覆之，火燃其糠，俱成灰，深培如故，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。若歲用此法，則與南方不殊，亦猶人灶艾耳。吾屢試之矣，同叔為人敦厚方實，無城府者，其言當不欺云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